



鍾楚婷

Chung Cho-ting, Jelly

電影服裝指導及造型設計

個人經歷

▲ 鍾楚婷 (Jelly Chung)，1987 年出生於香港。

2005 年修畢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美術培訓專業課程後，曾短期就職於張西美工作室。在她的引薦下，鍾楚婷結識了服裝指導吳里璐，作為其助手參與了陳可辛導演作品《如果·愛》之前期籌備，由此進入電影行業。

2009 年，鍾楚婷於彭浩翔導演電影《志明與春嬌》首次正式擔任服裝指導，並憑藉此片提名第 47 屆金馬獎「最佳造型設計」。2019 年，她以電影《灼人秘密》再度提名第 56 屆金馬獎及第 22 屆台北電影節「最佳造型設計」。

入行十六年後，鍾楚婷於 2021 年進入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，學習電影專業課程。

■ 參與電影

上映時間	作品	職位	出品公司	拍攝地	獎項
2005 年	《如果·愛》(導演：陳可辛)	服裝助理	Astro-Shaw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星美傳媒集團有限公司	中國大陸	
2006 年	《時光倒流的話》 (導演：麥啟光)	助理服裝指導	無限映畫電影製作有限公司	香港	
2006 年	《狗咬狗》(導演：鄭保瑞)	助理服裝指導	藝博集團 同道製作有限公司	香港 泰國	
2006 年	《三分鐘先生》 (導演：陳嘉上)	助理服裝指導	上海華宇電影有限公司 廣州市伯樂雷馬影音有限公司	中國大陸	
2007 年	《七擒七縱七色狼》 (導演：鍾澍佳)	美術助理	MVP影王朝有限公司	香港	
2007 年	《生日快樂》 (導演：馬楚成)	助理服裝指導	銀都機構有限公司 美亞電影製作有限公司	香港	
2007 年	《甜心粉絲王》 (導演：葛民輝)	服裝助理	新時代影業製作有限公司	中國大陸 香港	

上映時間	作品	職位	出品公司	拍攝地	獎項
2007年	《不能說的秘密》 (導演:周杰倫)	助理服裝指導	安樂影片有限公司	台灣	
2007年	《天堂口》(導演:陳奕利)	助理服裝指導	銀都機構有限公司 中國電影合作製片公司 中環娛樂 獅子山製作有限公司	中國大陸	
2008年	LARGO WINCH《特攻闖少爺》 (導演:Jerome Salle) [香港、澳門部分]	assistant costume supervisor 助理服裝主管	Pan Européenne	香港 澳門	
2009年	《游龍戲鳳》(導演:劉偉強)	助理服裝指導	基本映畫有限公司	香港 澳門	
2009年	《如夢》(導演:羅卓瑤)	助理服裝指導	吉光電影有限公司 北京保利博納電影發行有限公司 博納影視娛樂有限公司 二月電影有限公司	中國大陸	
2009年	《風雲2》 (導演:彭發、彭順)	助理服裝指導	銀都機構有限公司 寰宇娛樂有限公司	香港 泰國	
2010年	《維多利亞一號》 (導演:彭浩翔)	助理服裝指導	852電影公司	香港	
2012年	《聽風者》 (導演:莊文強)	助理服裝指導	美亞電影製作有限公司 萬達影視傳媒有限公司	中國大陸	
2010年	《志明與春嬌》 (導演:彭浩翔)	服裝指導	寰亞電影有限公司	香港	第47屆金馬獎最佳造型設計 (提名)
2010年	《飛沙風中轉》(導演:莊文強)	服裝指導	寰亞電影有限公司	香港	
2013年	《一場風花雪月的事》 (導演:高群書)	服裝指導	聯能傳媒有限公司 銀潤傳媒有限公司	中國大陸	
2013年	《撒嬌的女人最好命》 (導演:彭浩翔)	服裝指導	華誼兄弟影業公司	台灣 香港 中國大陸	
2013年	《微交少女》(導演:翁子光)	服裝指導	高先電影有限公司	香港	
2014年	《香港仔》(導演:彭浩翔)	服裝指導	太陽娛樂文化有限公司 正在電影製作有限公司	香港	
2015年	《港囧》(導演:徐崢)	服裝指導	北京真樂道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北京光線影業有限公司	香港 中國大陸	
2016年	《盜墓筆記》 (導演:李仁港)	服裝指導	世紀長龍影視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電影集團 南派泛娛有限公司	中國大陸	
2017年	《失眠》(導演:邱禮濤)	服裝指導	英皇影業有限公司 星美(北京)影業有限公司	香港	

上映時間	作品	職位	出品公司	拍攝地	獎項
2017 年	《狂獸》(導演：李子俊)	服裝指導	銀都機構有限公司 太陽娛樂文化有限公司 愛奇藝影業(北京)有限公司	香港 中國大陸	
2018 年	《無雙》(導演：莊文強)	服裝指導	博納影視娛樂有限公司	香港 泰國 加拿大	
2019 年	《催眠·裁決》 (導演：黎兆鈞、施柏林、劉永泰)	服裝指導	美亞電影製作有限公司 大河影業	香港	
2019 年	《灼人秘密》(導演：趙德胤)	造型指導	岸上影像有限公司 爵士電影製作公司 禾豐九路娛樂有限公司	台灣	第 56 屆金馬獎最佳造型設計 (提名)
					第 22 屆台北電影節最佳造型設計 (提名)
2020 年	《除暴》(導演：劉浩良)	造型指導	英皇電影有限公司 聯瑞影業	中國大陸	

訪問文稿

張西美：請說一下你怎樣開始進入電影圈？不如首先說說你怎麼會在2005年，報讀了「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美術培訓專業課程」？

鍾楚婷：事緣我那時候在讀Form 5（中學五年級），我報讀的時候純粹是因為我本身喜歡美術。我一開始完全沒有想過入娛樂圈或電影圈，因為這件事有些遙不可及，但是又因為我自己本身喜歡美術，以及讀書的時候在這一方面比較優秀，我以前想長大後做一個畫家之類的。然後直到Form 5那時，其實應該在會考前已經要計劃好之後要做甚麼，是升讀中六、中七，還是去報讀一些另外的課程。

我在考慮期間其實很奇妙的。我那時候經常買《新Monday》雜誌來看，（某一期）它的第一頁就是一個大型廣告：第一屆電影美術培訓計劃，成龍任召集人，是成龍和政府合作的一個課程。最重要的那一部分是，它說讀完一年後就有機會入（電影）行，我覺得這件事很神奇。它再分科的時候，有一科叫電影美術，是佈景和服裝一起讀的。記憶裡還有一個畫面是，我坐巴士的時候，巴士上也在播這個廣告，我就覺得很吸引，那我就不用一直讀上去，因為本身真心不太喜歡讀書，我覺得讀一些自己喜歡的東西會更好，所以我就大著膽子去修讀這個課程。

唯一一樣我沒有想過的是，當年第一屆很多同學的背景都很好，可能自己已經有一個製作工作室，或者有些已經自己做了導演。那時同學最少也比我大十歲，雖然那個課程是說只要符合中三的資格就可以，它沒有一個很確切的年齡限制，我想既然我是中五便去試試。怎知面試時是五個同學一起，我是最後一位說話的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個說的時候，他們的背景資料很豐富，譬如有的人是在澳洲讀完電影回來的。我那一刻第一個感受是，這是自己人生最害怕的時候，心跳到連自己都能聽到聲音，「嘞嘞！嘞嘞！嘞嘞！」我心想：「死啦，我對著三位導演可以怎麼說呢？」到我說的時候，我就直接說：「我是應屆中五會考生。」我就這樣很「行」（俗套）地說，「我想為香港電影爭光！」類似這些話，但不知為甚麼就過關了，可能因為我年紀的關係，他（們）覺得我年輕。

之後還有一個筆試，我其實也頗有印象，那個筆試有幾個方格要你想一個故事再畫出來，簡單一點來說其實是畫分鏡圖。我有印象的一個畫面是，我畫了一個張大的嘴，佔滿了整個畫面，其實有一點《蠟筆小新》那種風格，然後不知為甚麼就考上了。考進了之後，開頭三個月是共修班，甚麼科目都要讀一點，即是剪接、機燈等所有基本的東西都要讀，之後再考一個試，看你想主修哪一科。我當時覺得自己應該讀美術，所以我就選修美術，最後就佈景和服裝設計一起讀，合共一年的全日制課程。

張西美：那可不可以說說在這個之前，小時候對電影是甚麼感覺呢，有甚麼或潛意識引導了你走向這一方面？

鍾楚婷：因為小時候家境也頗清貧。我們住屋邨時，平時的節假日，娛樂就是去樓下一間叫「節拍」的店舖租影帶，不是DVD（光碟），是影帶，會租一些以前的戲，即是比那時候更早一點，八十年代末、九十年代的電影來看。當然主要是租港產片，因為我爸媽也喜歡，我是跟他們看。周星馳的就一定會看，《國產零零發》¹？我不是很記得名字，或者是《逃學威龍》（系列電影）那些，一定會看，但也會看其他如新藝城（電影公司出品）的

¹ 此處應該是指《國產凌凌漆》（1994）。

戲，譬如《開心鬼》系列，由黃百鳴演開心鬼的那些很「無厘頭」、但其實是有意思的電影，它不是只有「無厘頭」。我覺得以前的港產片除了娛樂性強一點，可能會有一些很「無厘頭」的東西，但其實是很有創意的，有一個中心思想去說故事，總之就是看完那部戲會好像領略到一些東西，同時你的心情也會很好。我媽那時喜歡看「肥姐」（沈殿霞）的戲。「肥姐」有一部叫《富貴逼人》（1987），（是一個）系列，之後是《富貴再逼人》（1988），總之大概也是起承轉合地說一家人怎樣由基層、擠地鐵之類，然後中六合彩，然後又打回原形，又再發奮再重來……是一些除了有喜劇性以外也比較勵志的電影，我自己是印象很深刻的。

張西美：那學校呢？學校也有機會可以看些電影。

鍾楚婷：因為以前小時候主要是看港產片為主，到讀了這個電影培訓計劃，有一部分是講電影歷史的。有一位導師找來一些以前比較經典的電影，可能《祖與占》（*Jules et Jim*, 1962）或者《八步半》（*8½*, 1963），在播放的同時，他會一邊和我們解釋和分析一些鏡頭，譬如為甚麼要這樣剪接、為甚麼用那種語調等，也算大開眼界了。因為在我的世界裡，那個年代（看的）都是港產片，那算是第一次接觸一些這麼經典的外國電影。

張西美：我們開始說說你畢業後，真的有機會入行了，發現那個廣告沒有騙你，而且那段期間又在課程上認識了很多導師，也有了更多工作機會。一開始的經驗是很生氣然後放下袋子就走了？可以說嗎，不用說是誰的，一開始你其實真的不知道原來電影服裝是做甚麼的，是不是？

鍾楚婷：不是因為不知道做甚麼，而是因為……

張西美：體力支持不了？

鍾楚婷：很累，經常就是……

張西美：很大壓力下要如何工作？

鍾楚婷：為甚麼事情怎麼做也做不完？特別是我剛入行那幾部戲，不是只有Dora（吳里璐）或者誰，還有其他上司，可能每個也只是跟了一次，都會有些服裝和景一起做的情況，因為沒有預算，要兩邊一起做，總之就是怎麼做也做不完的工作。我不停在現場哭，「吓，等一會兒又開工？又開第二組？又踩呀？」我記得幫阿郎（何劍雄）拍一部戲也是做到哭，不是因為他，而是因為導演很喜歡去到現場才「度」劇本，但是「度」整個通宵，大家就在那裡等，然後才拍。我試過三天三夜沒有回家，我覺得很慘，為甚麼要這樣？也沒法洗澡，我覺得很慘，為甚麼會做這行？當時是有這些想法的。

如果說你剛才提到的那件事情，也是因為這些很委屈的原因。我真的已經很努力，做了很多事情了，為甚麼你們也不體諒？可能有個上司，我不確切記得罵我甚麼，總之是我又一次拿著「一抽二撻」（滿手東西）在後面跟著他，而他一邊走一邊訓斥我，頗大聲的，街上的人也都看著我，我就覺得好像被阿媽罵一樣。我忍無可忍，又睡眠不足，我放下了那兩袋東西，轉身就走了。當然我現在回想起來，覺得那時很不對，如果我有一個這樣的助手，我真的會DQ（解僱）他，真是錯的。但是因為那時候年紀小，我原諒我自己，以及其實最後上司也很好，我沒看到那個畫面，但他應該是自己拿了那兩袋東西。（張西美：不然要怎樣？）應該是的，之後晚上他打電話給我，給我做心理輔導。

張西美：小時候不懂留力，那現在呢？

鍾楚婷：（小時候是）想爆發就爆發，我覺得現在還好點，但仍有點是想爆發就爆發。好一點的原因是，我不會完全表現出來，但我的表情是遮不住的，大家一定會感覺到我已經黑臉了。可能是「嗯，OK的，我接受你的意見」，但是已經面有難色。

張西美：我們選幾個你跟過的師父，例如有吳里璐、張世宏（Silver）、文念中……從Dora說起吧，我看到其中《如果·愛》（2005）是你有份參與的，可以解釋做了甚麼嗎？

鍾楚婷：是你介紹的。剛才說起我初入行時我就想提，入電影圈之前我是在你Edith Cheung（張西美）的工作室裡工作的。

張西美：是嗎？我不記得了……哦，是我們做那個皮草的展覽。

鍾楚婷：皮草展覽，還有一個手巾的（展覽），我做了一個installation（裝置藝術），所以我的簡歷有提到，其實你是我的第一個恩師。

張西美：哦，是嗎？我竟然不記得了。

鍾楚婷：在你那裡工作期間是很有趣的，經常有一些電影人到你的工作室「吹水」（閒聊），之後就認識了一些不同的電影人。我記得那時候我和你說，其實我畢業後很想做電影，雖然皮草那些時裝展也好玩，但是覺得讀完電影也很想試試是怎麼一回事。所以你立刻打電話給Dora，問她要不要些刻苦耐勞的學生。因為這樣，我印象很深刻。

張西美：我真的不記得了。

鍾楚婷：就是這樣，你給了（吳里璐）我的聯繫方式，之後我就和她聯絡。她說現在有齣歌舞劇，其實也沒有說太多，我感覺她為人一直比較神秘，總之就是有齣歌舞劇，可能要我籌備一至兩個月，幫忙做一些準備的事項，其實完全不知道要做甚麼的。初期我們要找一對男主角穿的啡色「白飯魚」（白布鞋），我找了一整個月也找不到。因為她要求很高，不要染色的，不能買一對白色「白飯魚」再染色，總之就是要……她形容是他們那個年代有一種啡色的「白飯魚」，是黑色膠底的。我找了一整個月，真的找不到，我已經走遍所有地方，逐個地鐵站地去屋邨，去一些舊屋邨問，但最後真的找不到。

其實很好笑的，那時可能想多了，因為其實她也沒有說我可以跟現場，只是說籌備的那一部分。之後因為電影可能快要開機拍了，她好像很快就要過去上海那邊，但是她還有一些準備的東西尚未做完，轉手後就加了人，叫了Jessie（戴美玲，服裝指導）過來幫忙，做了一堆跳舞的人穿的……怎麼形容呢？「爛溶溶」（破破爛爛的）的……

張西美：那些駁布的，是不是？

鍾楚婷：是的，patchwork（拼接）的旗袍。到做完我其實也有想過，Dora是不是因為我找不到啡色布鞋所以不帶我去現場？那時候有一點點不開心，但長大了再回想，應該不關事。

張西美：所以最後也是找不到那對鞋？

鍾楚婷：找不到。

張西美：現在找到了嗎？

鍾楚婷：可能已經消失了。

張西美：去買一對來送給Dora。

你曾經提過那時幫Dora，工作包括要去找布板，或幫她拿衣服去砂洗，你通過學習發現原來有那麼多事情要處理。

鍾楚婷：她也會有要求，衣服是需要（看起來像）穿了多久，或其他怎樣的，會大概跟我說說。

張西美：所以其實也沒有太多指示，總之你跟著做，你就會慢慢明白究竟那些東西是用來做甚麼的。

鍾楚婷：是的，其實很多時間我並不是獨處的，反而是很多時候都要跟著她，跟著她去裁縫那裡聽她下訂單等等。她也算很好，一個小女生甚麼都不懂，一直跟著她。指導了我一段時間，她就會讓我自己去裁縫那裡，幫她交些東西給裁縫；或是我大概知道需要某一類色調的布料，就去找些回來，又或者去選配一些配件。

張西美：接著另外一部戲是2006年的《狗咬狗》，你幫張世宏，拍那部戲還可以出埠。

鍾楚婷：第一部可以跟現場的戲。

張西美：會很興奮吧？

鍾楚婷：也算興奮，怎麼說呢，因為那部戲印象太深刻了。我很深印象的是那時拍完整部戲，回看那些片，不知是「順」完片（即粗剪）還是甚麼，大家重溫那些戲，我完全無法入戲。（因為）我記得的全是每一幕怎樣被罵，怎樣做錯事被他（張世宏）罵，我很驚慌。

張西美：有些甚麼例子呢，做錯了甚麼？

鍾楚婷：和衣服有關，因為我在那部戲主要是做舊所有的衣服。

張西美：你的特長。

鍾楚婷：是的，整件事很raw（原始）的。可能他（張世宏）又想訓練我多點，就不可以拿去砂洗，即不可以花錢去弄，全部東西都是自己人手刷，無論是double（備用或替身服裝）或其餘的東西，甚至有些小道具他也會交給我弄。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訓練，知道怎樣的程度可以做到甚麼效果。

我為甚麼會被他罵呢？是因為我在現場還要熨衣服，有些衣服可能還要自己洗，那些我做舊了的東西如果用洗衣機洗，可能就會沒有了那個感覺。我可能就這樣簡單浸一浸水，熨的時候熨得不好，有條「骨」（摺痕）。

張西美：不自然？其實要求……

鍾楚婷：即是有條摺了的「骨」（摺痕），或者可能是掛了衣架後有個衣架的印子。我覺得這個也頗影響我之後自己做（服指），我會經常提點助手不可以有衣架的印子，一定要熨（肩膀）那個位置，以及衣領也很重要。

張西美：不如這樣，現在倒過來解釋為甚麼不可以有條痕？

鍾楚婷：因為沒有了那個生活感，衣服看上去就像剛剛洗完、摺完拿過來，而且很明顯是會掛起來，會有這些問題。其實他是對的。

張西美：妳現在對這些敏感了很多？

鍾楚婷：我會很執著於這些點，因為這些點很重要，拍戲不只在乎衣服漂亮與否，還有很多細節。我覺得有些製作不是很在意這件事，或者覺得服裝方面很簡單，但其實還有很多細節，甚至包括怎樣令到……考慮的不只是演員穿起來好不好看，還有怎麼讓他穿起來舒服，（例如）可能他肩膀看上去窄些，就偷偷地加個薄的shoulder pad（肩墊）。一些很細微的東西我們也要關顧。

張西美：好像連戲方面也出事了，是不是？

鍾楚婷：因為那時是用菲林拍攝，還沒流行（數碼拍攝），在電話還不能拍照的那個年代，就是2005、2006年的時候。我拍了一堆照片回去，最主要是Edison（陳冠希）的妝，全部out of focus（失焦），看不到。

張西美：但那個不已經是用數碼相機了嗎？

鍾楚婷：不是的，是菲林。

張西美：原來是菲林，所以現場拍完後你看不到拍得好不好？

鍾楚婷：看不到的。到我之後做《天堂口》（2007）也有這個問題，那個場記是（用）即影即有（相機），拍出來全都黑漆漆的，甚麼也看不到，那個年代（容易發生這些問題）……

張西美：有很多事情因為真的不知道那個重要性，為甚麼要做那個步驟，是嗎？

鍾楚婷：是的。

張西美：不如接下來說說文念中，你跟文念中也做過幾個項目，是嗎？

鍾楚婷：其實做過很多，不止幾個。

張西美：有《維多利亞一號》（2010）、《非誠勿擾（2）》（2010）等。

鍾楚婷：《維多利亞一號》其實……怎麼說呢，阿Man（文念中）是另外一種風格，相比Silver的嚴厲。Dora也算嚴格，其實我很怕Dora，她不怎麼出聲，我就更害怕、更緊張。阿Man隨和一些，可能因為性格合得來，我會放鬆一點去做，以及他會比較放手一點。例如《維多利亞一號》他已經讓我直接做大助手，叫我不如再找一個助手幫忙。

但是反而那一部戲我是有很大壓力的，但不是阿Man給我的壓力，而是因為我第一次下面還有個助手，我不知道要怎樣處理。後來了解到為甚麼那時候會經常煩躁發脾氣，就是因為自己處理不了自己的情緒，不懂怎樣應付。我覺得我已經有很多事情需要專注和處理，還要想他（助手）要做些甚麼。可能因為那時我仍很green（沒經驗），畢竟第一部戲（做大助手），還要考慮下面的助手，我連自己的部分還沒有想好，就會很煩躁，而且助手又不懂。因為這些事情，我初期帶助手時，長期處於煩躁狀態。

張西美：大家也都經歷這樣的情況，那你現在明白，即使Dora帶你的時候，也可能因為不知道怎樣而煩躁。

鍾楚婷：她已經很好了！

張西美：不過話說回來，其實你讀書那時是有讀美術和服裝的，你一開始工作也有些做美術的經驗，是嗎？

鍾楚婷：有的，我真的忘記了，其實起初是做過幾部助美（助理美術指導）的，但是因為那個挫敗感很大，所以就離開了這個部門。

張西美：可否舉一些例子呢？挫敗的例子。

鍾楚婷：當然不是說做服裝就不需要知道那麼多，我挫敗的感覺是來自於，因為我入行時只有十六、七歲，有很多事情也是人生經驗不夠豐富。其中一兩個例子就是，我和何劍雄做的一部²，我忘了是甚麼名字了，總之有一場戲是說女主角生日派對，要準備一堆派對食物，以及包禮物。道具（師）就當然做些粗重活，搬一些傢俬，而我作為一個助美，做的就是包禮物、切食物。可能是阿郎（何劍雄）太看得起我了，我只好答應，硬著頭皮去切（食物），其實我沒有進過廚房，但我只好「死死哋氣」（勉強）去做，而且當時你還沒法用手機上YouTube搜索影片（來學習）。

張西美：不能即時找到資料。

鍾楚婷：沒有，那時候（手機）只是可以打電話而已。好吧，切吧，切完後的第二天早上，快要開拍，阿郎（何劍雄）提早約一、兩個小時過來看。他也沒有罵我，他人也很好，看完我的東西也只是說：「我們現在出去重新再買。」因為他下廚很了得，所以他重新再切，但那一刻對我已經是很大打擊了。

包禮物也是，我真的覺得自己包得很難看，為甚麼怎麼包都不平衡？而且膠紙貼到「起角」（即不整齊）。我覺得死啦，我不懂怎麼做，包括酒杯、餐具也不知怎麼擺放。我那時可能連燭光晚餐也沒吃過一次，我又怎麼會知道這些東西？

還有一些深刻的經歷是，到現場時有兩個道具組同事，我又無法應付他們。他們可能粗魯了一點，（例如）可能這邊換機位要拍那邊，他們就把全部道具扔到一邊，堆得像山那麼高。我只是覺得那件東西壓著紙箱，那我待會怎麼連戲？我會有很多這些問題，那怎麼辦？完全無法應付。

最後有一件事情我想提的是，那時候拍的是阿郎（何劍雄）的《七擒七縱七色狼》（2007）。有一個浴缸，我就肯定搬不動，但因為機器組看到（覺得）需要移走，經常會這樣，他們就大叫「美術！」但是我衝出去也沒有用，而道具同事有時可能不在，不知道去了哪裡，只有我衝出去，但其實我又搬不動，接著我就「哎

² 指《七擒七縱七色狼》（2007），何劍雄擔任美術指導，鍾楚婷為美術助理。

呀……」，總覺得自己很沒用。然後就算了吧，我覺得我還是不適合做美術，好像每件事情都應付得不好，所以之後就專注做造型了。

張西美：即是服裝比較容易一點吧。我發現你其中一個特色，你真的很多戲都要做一些很「噏噏」（破舊）的東西，就是因為你很擅長造質感，所以你經常接到的戲也是要做這些？

鍾楚婷：是的，自己沒有留意到，最近回看我由入行到現在做的戲，才知道原來是有一個共通點的。

張西美：但是你也做過些喜劇的東西，偶爾有些衣服漂亮的戲，可以平衡一點。我又想問，你這麼多戲都是黑漆漆的，或者很骯髒邋遢的，你在怎樣處理服裝上有沒有一個特別的美學，是你自己領悟出來的一種手法呢？

鍾楚婷：其實我真的沒有刻意或者怎樣領悟出來的。我工作很靠感覺，總之我就是……譬如你剛才提到我也會造一些漂亮衣服，我想提提之前金像獎幫Zeno（顧定軒）做的那個造型，是Tina（劉天蘭）搞的Nova Power（「星·勢·力」）³活動。起初我也是想造得很grand（華麗）或很elegant（優雅），去買一些絲質、厚的緞料來造西裝，再給他穿，整個色調是粉紅。我刻意推自己，要挑戰自己，造一些漂亮的東西，但是最後造出來我總覺得不行，不好看。我又重新將那些絲全部拿去砂洗，之後將那些蕾絲也用火來燒一燒，弄到溶掉，呈現出一些黑色。最後還是會回去自己本來的那樣，最後出來也不是很fine（優美），雖然可能整體來說也算elegant，但是如果細心去看，其實細節做了很多手工。

張西美：那就證明你對某一種效果是很敏感的，已經成為了你的工作語言。

鍾楚婷：是有一個癖好。我自己也想過為甚麼我那麼喜歡破壞東西呢？如果正面地去看，其實是因為我覺得那種東西是vintage（復古）的感覺，一件東西一旦古舊了，它背後一定是有很多故事，相比起一件簇新的東西是比較吸引的。

張西美：你做的戲有很多時候我會分類為「男人戲」，是吧？男演員比較多，而且暴力，還要上山下海。《除暴》（2020）裡有件西瓜（圖案）的襯衫，吳彥祖的髮型也很有趣，可不可以說一下這些？

鍾楚婷：其實是導演劉浩良說過，想要類似是某個樂隊的造型——那個年代有一個樂隊，我忘了樂隊的名字。不是只有吳彥祖一人，而是他們那班壞人，都跟著那個格調去做，這也是和導演溝通過的。其實很有趣，因為《除暴》這部戲也是和Silver一起做，是不是有首尾呼應呢？《狗咬狗》和《除暴》。其實我們（做）Edison和吳彥祖（的造型）都是要把大帥哥弄醜，壓低他們（的帥哥氣場），這件事現在回想起來也很有趣。

張西美：說一部你參與的台灣電影（《灼人秘密》，2019），應該只有造型吧？

鍾楚婷：是的，只有造型。

張西美：為甚麼會做一部台灣電影的造型呢？

³「星·勢·力」（Nova Power）：創意香港與香港設計中心合作，聯同香港電影美術學會及香港電影後期專業人員協會，於2018年推出的項目。選取十位在「首部劇情電影計劃」作品表現出色的主角，配合五位香港設計中心時裝創業培育計劃的本土設計師，與香港電影美術學會五位新銳電影服裝指導，由劉天蘭擔當總監，為十位演員在為期兩個月的電影盛會以全新形象展現公眾。

鍾楚婷：其實也是和Silver有關的。應該是有某個台灣藝人的經理人想找香港的造型師，因為他們的預算有點少，又想有一點要求，於是想找個香港、年輕的（造型師），那樣可能沒有那麼貴，又有一點經驗。我在看完劇本後，就和趙德胤導演及製片Claudia（曾宇彤）視像（會議）了一、兩次，談了彼此大概的想法，就這樣談好了幫他們做。

張西美：服裝是在香港造的嗎？

鍾楚婷：有部分是在香港造的。

張西美：然後就去台灣造型？

鍾楚婷：是的。

張西美：你覺得為甚麼要找香港的服指呢？

鍾楚婷：我自己沒有很深入去想為甚麼他們要這樣做，但是我好奇地問過製片Claudia，也問過導演。因為那時候我恰巧同時在做《除暴》，沒有甚麼空閒的時間，我也不是很想（同時做兩部戲）。我自己平時工作不會只做完造型就放下走人，我喜歡跟足所有事情，所以我其實有些推搪，我說不如你們去找另外一位，因為我又疊住（在做另一部戲），我說其實台灣也有很多造型師，為甚麼不找台灣的？他們兩人第一個反應是，台灣那些不行的。

張西美：不是他們想要的？

鍾楚婷：不知道，他們說始終是差點甚麼，還是想要香港的風格。

張西美：那你後來有看過那部戲嗎？

鍾楚婷：看過。

張西美：是不是你沒辦法跟現場所以效果不是很好？

鍾楚婷：我覺得不跟現場是真的不行。因為他們真的很缺預算，找的髮型師和化妝師都是贊助（商）提供的，可能是某間公司或者某個化妝品牌帶一班實習生過來。

張西美：他們不是常做電影的髮型設計及化妝的？

鍾楚婷：不是的，所以我自己看的時候會覺得，哎呀，為甚麼會這樣子？為甚麼吳可熙（女主角）會長期梳了個這樣的髮髻？那些妝和髮型我看到會不舒服，所以我也希望日後不要再這樣子接工作了，因為自己跟不到。例如（遇到）這些那麼新手的髮型師、化妝師，如果有跟現場，起碼可以調節一下。服裝那邊也是，趙德胤導演怎麼說也是一位文藝導演，以及他之前拍的戲很多時候都是自己「一腳踢」（一人包攬），連服裝和景也一起搞，就沒有分得這麼細會有造型部和美術部。我覺得某一些場口他調動過我的一些造型，整體來看也還好，因為他在現場那個感覺才最準確。

對於戲中戲，這部戲最主要的就是吳可熙在那兩三場戲中戲裡的造型。我覺得還好，除了髮型差一點，這幾場主要的戲已經預先和美術（部）商討好場景的顏色，所以出來的顏色搭配我覺得還挺好。

張西美：紅色裙子是很突出，但是（款式）就很plain（簡樸）。

鍾楚婷：因為我是刻意做到這麼plain的，它是前後V領，其實是一件很簡單的晚裝。有時我會有一點誤以為，晚裝一定要有一個很亮麗或者很浮誇的飾物放在那裡，造型才會好看。但這次我想的是，因為吳可熙在電影裡面的角色，其實劇本有提到，她的角色是在演藝圈打滾了很多年，寂寂無名，但她是追夢來到台北的一個人，她平日很節省，都是坐公共交通工具、擠地鐵，自己做飯、煮餃子吃，不會外出去吃。一開頭已經這樣描述她，形容她很瘦削之類，所以我覺得造型上應突顯出這個感覺。尤其是她鎖骨這些位也很好看，或者後面背脊骨，她比較瘦削一點，骨感顯露得多一點，所以我希望做出來的感覺是觀眾能看到她的身型多一點，而不是聚焦在那些飾物或者衣服漂亮與否。另外因為她在整部戲裡有很多情緒的戲，在很多部分要有不同的情緒起伏，所以在造型上反而不要弄得太複雜，不要影響了觀眾的視線，（導致他們）去關注別的東西，能比較留意她的表情會好一點。

張西美：你去過不同的地方拍攝，也有機會回去內地，你覺得香港的電影團隊和內地的有何不同，有甚麼優點或特點？

鍾楚婷：兩邊的優點？我覺得內地工作團隊的好處是人手夠多，他們預算可能比較多一點，所以我負責的事情可以分工很細。（例如）幾位主角可能已經由一個人（負責）跟進一個（演員），那你就只需要跟進一個角色的連戲，很簡單。

張西美：你現在很懂用助手了嗎，給你十位也可以了？

鍾楚婷：也是的，在內地的工作訓練了我怎樣安排人手。內地另外一個好處可能是……因為我們在香港工作雖然（團隊）很小，但其實也很「頻撲」（繁忙），「一抽二接」（滿手東西），有時不是叫輛車來就可以，如果塞車，會寧願提著那一大堆東西走過去，從太子走到旺角可能也比叫車好，加上我本人又性子急。但是內地就不同了，怎樣也可以有輛車是專屬你的，要去哪裡都有司機。

想多說一點的是，因為長期不夠休息，有時我頗享受在內地自己有輛車（可以用）。可能從山吞兒（偏僻難去）的地方出去市中心買點甚麼，中途塞車我可以小睡片刻，當小休一會兒。我覺得內地這些支援的東西上，譬如車、人手，會比較充足。

張西美：還有裁縫。

鍾楚婷：是的，會好一點。因為首先我們會依據每一部電影做的到底是時裝戲還是年代戲，去挑選不同的裁縫，所以如果他（裁縫）早班工作的話，我半夜也可以立刻叫他趕製一套服裝給我。但香港這方面就慘一點，因為真的可以做電影裡面的旗袍或長衫之類的裁縫不多，可能只有兩位，我不曉得現在有多少，所以又要看他們的檔期，「救命，我可能過兩天要，你可不可以幫我？可不可以插隊？」要四處去問，會緊張一點，而且要親自來回奔波，譬如配件，可能配一條花邊又要拿過去，遺漏一點東西又要再出去重配再拿回來，在體力上真的是很吃力。

張西美：所以內地的制度就會好一點，但是你也提過香港電影人是「一打十」，能否解釋這個看法？

鍾楚婷：我覺得這是環境導致的。因為我們香港可能預算沒有那麼大，人數又比較少，大家都是專注在怎樣做好或完成整件事，而我們又沒有分工得那麼細。我一個服裝部，無論多大規模的電影，可能也只有兩、三個助手，就沒辦法一個人專職跟進一個演員。我們就是這兩、三人做完整部戲，所有事情都是我們做，時間上也沒有計較有沒有OT（超時工作）。反而在內地可能會對這些方面有些投訴，或會出聲，如果已經連續兩晚到兩點才收工，會提出要加一個人給我或者怎樣。

張西美：或者「我只負責採購服裝而已，所以我不會做其他事情的。」

鍾楚婷：你不可以叫他多做一樣工作，他們分得很細。你又或許可以說，他們可能是比較荷里活式的（工作方式），但我自己可能還是比較習慣香港那個模式。雖然我覺得在內地做（電影），我在體力上輕鬆一點，但是我其實又很欣賞香港工作的那種模式。

張西美：那兩邊都做吧。

鍾楚婷：是的，兩邊都做。

張西美：你也提過香港很多服裝支援的行業是很難得的，可否舉一些例子呢？例如一些師傅。

鍾楚婷：例如觀塘做砂洗的阿威，我不是很記得老闆叫甚麼名字，因為我一直都是和阿威聯繫，他在觀塘的一間砂洗廠工作。內地也有這些砂洗廠，或許香港可能還有另外一兩間，但是我覺得他那邊的好處是，阿威本身也有點sense（判斷力）——想讚揚他。例如和他說，我想造一個已經穿了十年的效果，但是不要爛的，他知道怎樣可以造出那個感覺，總之很多時候他都能夠處理。另外可能因為他自己之前在日本也是讀類似的東西，不知道是研究布料還是染色之類，所以他在這方面也很sensitive（敏銳），香港很需要繼續有這些人在。另外就……

張西美：衣常足（戲服衣飾租賃公司）。

鍾楚婷：是的，「衣常足」的玲姐（甘碧玲）。「爆鑊」（突發狀況）時其實也真的需要她，雖然她有一個營業時間，但是她很幫忙我們行內的人。我有她的手提電話號碼，我們行內很多和她相熟的也會有。「玲姐，救命呀！」WhatsApp傳短訊給她，她也很快會回覆。

我之前有一部幫劉天蘭的《東成西就2011》（2011），導演是劉鎮偉，他「爆鑊」爆得很厲害。在惠州拍，也是廣東，他經常通宵拍完後直接打電話到我房間，「喂，我待會……」每天可能中午睡幾小時就接著拍別的東西，他永遠都是在我洗完澡後打電話來，告訴我待會兒加些甚麼。有一場戲是insert（插入）北美洲、非洲等不同洲的新聞，報新聞的人要穿那個國家的衣服。一大早在惠州，惠州那時候還有些許落後，唯有立刻致電玲姐，立刻加入，找香港的服裝（人員），求他們快點救命，搜羅一些東西直接拿上來惠州給我們拍。

張西美：即是立刻過關過來嗎？

鍾楚婷：是的，真的是這樣。

張西美：我聽說過，你同樣是在那部戲，又「爆鑊」要弄一些道具給那些角色。

鍾楚婷：那部戲是說一些surreal（超現實）一點的東西，有一堆天神，「B哥哥」（鍾鎮濤）、阿譚（譚維維）還有莫文蔚那些人。他們有一場戲又是因為導演很喜歡突然間加插一些東西，他在現場即刻說：「我想給天神添多一樣標誌性的東西。他們的造型當然已經很特別了，不過能否在眼睛或者其他地方加些飾物？」好在我們去一些比較落後的地方，通常都會預備多很多東西，而且剛好之前在萬聖節主題的店裡買了一堆白色眼罩，但是白色當然不好看，這樣的白色膠質物體在鏡頭上好像很cheap（廉價），所以可以怎樣呢？因為每個演員的衣服，譬如B哥哥那恤衫的圖案就很有標誌性，那是富有色彩的一種圖案。不如就把他們的備用服裝，也不是剪爛，只是修剪了衫尾，因為他們的衫尾是塞進褲中的。於是立刻找噴膠來噴眼罩，把那個圖案弄出來。我現在和你聊天才想起來，我沒有和Tina（劉天蘭）⁴交代這件事。

張西美：因為她當時不在現場？

鍾楚婷：那一刻她是不在現場的，但我想她也會認同解決了就行，不要影響到（拍攝）。

張西美：怎樣看現在行業的現狀或者年輕一輩？例如你提過現在新入行的那些，手法已經不一樣了，他們看東西是用手機看的，你說一說這些。

鍾楚婷：我不敢說這是一個缺點。我那個年代，雖然我不覺得是很久以前，只是2000年代初而已，我入行那個年代還沒有WhatsApp，起初那幾年還不能發送彩圖那些，所以有很多東西要憑記憶。看過的東西要怎樣和上司說，衣服是甚麼cutting（剪裁）也要盡量形容，例如肩膀位是用甚麼布料再怎樣剪裁，這些是需要留意的。現在新入行幫我的助手，我可能也會叫他們拍些甚麼來看看，因為現在方便很多，但是看完想問他們的時候，他們的反應會是「不記得了，我先查看一下」，他們沒有記在心裡，對很多東西只是簡單掃過一眼。有時想給他們一些機會去嘗試多點東西，叫他們搭配一樣東西給我看看，我覺得他們缺乏留意一些細節位，可能沒有那麼注重，可能因為現在所有東西都很快，隨便搜索一下就有了。或者即使連戲相，也是轉個頭的工夫就可以拍下來，不用記那麼多，不用去沖曬。我們那時候除了要記住，還要在導演單上記錄這部是甚麼顏色、質地的衣服，要記錄很多這些東西。這方面我不知道是優點還是缺點。

張西美：我覺得是少了對衣服在資料方面的注重，因為你剛才說的那些尺寸也會影響造型的，不是只有款式好不好。

鍾楚婷：是的，因為現在服裝上又有點速食年代，他們就會覺得不管了，多買一件，多買一個碼，他們變成不會認真去想，例如如果這個人想有點oversize（過大尺寸）的感覺，會是一個甚麼碼呢？他們會把中碼、大碼都買回來，全放在這裡給你選。

張西美：即是推後了一些決定。

鍾楚婷：是的，會少了消化的那一部分。

訪問日期：2021.10.04

備註：

入行十六年後（自2005年），鍾楚婷於2021年進入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，學習電影專業課程。

⁴《東成西就2011》的造型及服裝總監為劉天蘭，鍾楚婷擔任助理服裝指導。